皕宋樓藏書志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十六　　存齋雜纂之十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總集類五

宛陵羣英集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汪澤民張師愚編

詩所以詠情性而本乎風教之盛衰其體固有古近之殊求之六義一也宛陵爲江左大藩文風之盛蓋久矣世遠而辭不傳宋太平興國中少卿李公以文學顯繼而侍讀梅公以詩名當

世搜訪所作皆僅餘數篇　寖深後之篇詠益復放失可不惜哉里中施璇明叔昆弟敦尚文墨迺請於余偕張仲淵編輯李少鄉而下詩逮乎今日凡得一千三百九十三首分古今體繕寫爲二十八卷題曰宛陵羣英集鋟板而傳之郡官詩則不復載焉余嘗怪世之昧者往往易視乎詩不知其關政教非小也是故風雅之作媺惡具存感發懲創並行不悖今是編雖不越乎宛陵然一邦之政教得失於焉可攷矣采詩者覽之亦將有所取云至正初元歲在辛巳

正月丙子新安汪澤民序

宛陵山水之勝聞於東南人生其間必有魁奇秀偉之士發於詠歌亦必有清麗典雅播當時而傳後世由宋以來有少卿李公侍讀梅公公之姪都官先生泊施景仁周少隱諸人彬彬彰甚余嘗欲萃輯眾作而因循不暇一日里人施璇明叔率諸弟來請曰吾宣詩人之集不少年代淺遠散漫無統論亾者眾矣今不輯懼久而益泯使後世無聞焉非所以尊先達勵後進願子輯諸家之長爲一編吾將刻諸梓以久其傳

豈不偉歟余固辭不獲乃與吾友汪氏叔志上取宋初逮乎今日凡宣之士所作諸體詩摘其警策者類分而臚列之凡二十八卷名曰宛陵羣英集都官詩則有宛陵先生集刻本於學宮兹不復載若夫採錄未盡及繼今有作將俟續刊之云至正元年歲在辛巳春正月丙子宣城張師愚敘

國朝文類七十卷目錄三卷 元刊元印本 王蘭堂舊藏

元蘇天爵編

皇帝聖旨裏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至元二年

十二月初六日承奉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抄史崔適承行劄付准中書省咨禮部呈奉省判翰林國史院呈據待制謝端修撰王文煜應奉黃清老編修呂思誠王沂楊俊民等呈竊惟一代之興斯有一代之制作然文字雖出于眾手而纂述當備於一家故秦漢魏晉之文則有文選拔其萃而李唐趙宋之作則有文粹文鑑掇其英刻在國朝文章尤盛宜有纂述以傳於時于以敷宣政治之宏休輔翼史官之放失其於典冊不爲無補伏覩奎章閣授經郎蘇天爵自爲

國子諸生歷官翰林僚屬前後蒐輯殆二十年今已成書爲七十卷凡歌詩賦頌銘贊序記奏議雜著書說議論銘誌碑傳其文各以類分號曰國朝文類雖文字固富於網羅而去取多關於政治者於江南學校錢糧內刊板印行豈惟四方之士廣其見聞實使一代之文煥然可述矣具呈照詳得此本院看詳授經郎蘇天爵所纂文類去取精詳有裨治道如准所言移咨江南行省於贍學錢糧內鋟梓印行相應具呈照詳奉此本部議得翰林待制謝端等官建言一

代之興斯有一代之制作參詳上項國朝文類七十卷以一人之力搜訪固甚久而天下之廣著述方無窮雖非大成可為張本若准所言錄梓刊行以廣其傳不惟黼黻太平有裨於昭代抑亦鉛槧相繼可望於後人如蒙准呈宜從都省移咨江浙行省於錢糧眾多學校內委官提調刊勒流布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今將文類檢草令收管責咨順帶前去咨請依上施行准此省府今將上項文類隨此發去合下仰照驗依准都省咨文內事理施行奉此及申奉江

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書吏馮諒承行旨揮看
詳上項文類紀錄著述實關治體既已委自西
湖書院山長計料工物價錢所需贍學錢遵依
省准明文已行分派各處除已移牒福建江東
兩道廉訪司催促疾早支撥起發外其於刊雕
謄寫之時若有差訛恐悞文獻之攷憲司合下
仰照驗委自本司副提舉陳登仕不妨本職校
勘繕寫施行奉此又奉省府劄付仰委自本司
副提舉陳登仕不妨本職校勘繕寫監督刊雕
疾早印造完備更爲催取各各工物價鈔就便

從實銷用具實用過數目開申奉此至元四年
八月十八日承奉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劄付准
中書省咨禮部及太常禮儀院書籍損缺差太
祝陳承事賫咨到來於江南行省所轄學校書
院有板籍去處印造裝褙起解以備檢尋無復
缺文之意數內坐到國朝文類二部仰依上施
行奉此照得沂據西湖書院申交割到國朝文
類書板於本院安頓點視得內有補嵌板而慮
恐日後板木乾燥脫落卒難修理有妨印造況
中間文字刊寫差訛如蒙規劃刊修可以傳久

不俟觀覽申乞施行續奉省府劄付照勘到西湖書院典故書籍數內國朝文類見行修補擬台委令師儒之官較勘明白事爲便益奉此除已委令本院山長方員同儒士葉森將刊寫差訛字樣比對較勘明白修理完備印造起解外至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准本司提舉黃奉政關伏見今中書省蘇參議昨任奎章閣授經郎編集國朝文類一部已嘗中書省移咨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劄付本司刊板印行當職近在大都於蘇參議家獲覩元編集檢草較正得所

刊板本第四十一卷內缺少下半卷計一十八板九千三百九十餘字不曾刋雕又於目錄及各卷內較正得中間九十三板脫漏差誤計一百三十餘字葢是當時較正之際失於鹵莽以致如此宜從本司刋補改正庶成完書今將缺少板數漏誤字樣錄連在前開請施行准此儒司今將上項文類板本刋補改正一切完備隨此發去合下仰照驗收管施行須至指揮

右下杭州路西湖書院准此

至正二年二月日施淵

庀文統事太史之職也史官放失而文學之士得以備其辭焉古者自策書簡牘下及星歷卜祝之事屬于太史故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在焉書與易皆是也而春秋出焉教于國都州里者詩禮樂而已矣觀民風者采詩謠以知俗觀禮樂以知政亦集于太史後之學者攷六藝之辭發而爲文章是故文章稱兩漢記事宗左氏司馬子長與世興變其間必有名者出焉國初學士大夫祖述金人江左餘風車書大同風氣爲一至元大德之間庠序興禮樂成迄于延祐以

來極盛矣大凡國朝文類合金人江左以及國初之作述至元大德以觀其成定延祐以來以彰其盛斯著矣網羅放失采拾名家最以載事爲首文章次之華習又次之表事稱辭者則讀而知之者存焉伯修於是亦勤矣哉固忠厚之道也文章之體備矣因類物以知好尚本敷麗以知情性辭賦第一備十六體兼百代萃粹其言樂章古今詩第二本誓命紬訓誥申重其辭以憲式天下萬世則之詔冊制命第三人臣告猷日月獻納有奏有諫有慶有謝奏議表牋第四

物有體體以生義以寓勸誡褒述箴銘頌贊第五聖賢之生必有功德事業立于天下後世法象之古今聖哲碑第六核諸實顯諸華合斯二者不誣不俚記序第七衷蘊之發油然恢徹其辨不動者鮮矣書啟第八物觸則感感則思思則鬱鬱則不可遏有裨于道雜說題跋第九有事有訓有言有假有類不名一體雜著第十朝廷以郡造士先生以導學者徵諸古策問第十一爾雅其言煜煜然歸其辭其事宜焉諸雜文第十二累其行事不慭遺之意其辭懿哀辭誄

議第十三其爲人也没而不存矣備述之始終之行狀第十四其爲人也没而不存矣志其大者遠者將相大臣有彝鼎之銘大夫士庶人及婦人女子亦得以没而不朽者因其可褒而褒焉以爲戒勸焉墓志碑碣表傳第十五總七十卷出入名家總若干人是則史官之職也夫必有取於是也夫自孔子删定六藝書與春秋守在儒者自史官不世其業而一代之載往往散於人間士之生有幸不幸其學有傳不傳日遷月化簡札湮没是可歎也伯修三爲史氏而官

守格限遂以私力爲之蘇君天爵伯修其字也世爲眞定人先世咸以儒名威如先生尤邃歷學著大明歷算法篇以稽其繆失焉郎中府君以材顯至伯修而益啟之伯修博學而文於書無所不讀討求國朝故實及近代遺事最詳定著名臣事略若干卷遼金紀年若干卷并爲是書書非有補益于世道者不爲也自翰林修撰爲南行臺御史今爲監察御史元統二年夏四月戊午朔文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南鄭王理序

元氣流行乎宇宙之閒其精華之在人有不能不著者發而爲文章焉然則文章者固元氣之爲也徒寀前人制作之工拙而不知其出于天地氣運之盛衰豈知言者哉蓋嘗攷之三代以降惟漢唐宋之文爲特盛就其世而論之其特盛者又何其不能多也千數百年之久天地氣運難盛而易衰乃若此斯人之榮悴槪可知矣先民有言曰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美哉乎其言之也昔者北南斷裂之餘非無能言之人馳騁於一時顧往往囿於

是氣之衰其言荒粗萎宂無足起發人意其中有若不爲是氣所囿者則振古之豪桀非可以世論也我國家奄有六合自古稱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無所不一則天地氣運之盛無有盛于今日者矣建國以來列聖繼作以忠厚之澤涵育萬物鴻生儁老出於其間作爲文章龐蔚光壯前世澆靡之風於是乎盡變矣孰謂斯文之興不有關於天地國家者乎翰林待制趙郡蘇天爵伯修慨然有志於此以爲秦漢魏晉之文則收於選唐宋之文則載於文粹文鑑國家

文章之盛不采而彙之將遂散軼沉泯赫然休光弗耀於將來非嘗務之缺者歟乃蒐摭國初至今名人所作若歌詩賦頌銘贊序記奏議雜著書說議論銘誌碑傳皆類而聚之積二十年凡得若干首爲七十卷名曰國朝文類百年文物之英盡在是矣然所取者必其有繫於政治有補於世教或取其雅製之足以範俗或取其論述之足以輔翼史氏凡非此者雖好弗取也夫人莫不有所爲於世顧其用心何如耳彼爲身謀者窮晝夜所爲將無一事出於其私心之

外至有爲人子孫於其先世所可傳者漠然曾
不加意遑及他人之文與天下之事哉覽是編
者不惟有以見斯文之所以盛亦足以見伯修
平日之用心矣伯修學博而識正自爲成均諸
生以至歷官翰苑凡前言往行與當世之所可
述者無不筆之簡冊有國朝名臣事畧與是編
並著廷論以文類猶未流布於四方也移文江
浙行省録諸梓俾修使旅書所以纂輯之意于
編端庶幾同志之士尚相與博采而嗣錄之元
統二年五月五日將仕佐郎國子助教陳旅序

右國朝以來詩文七十卷右司都事趙郡蘇伯
修父所類也守誠在胄館時見伯修手抄近世
諸名公及當代聞人逸士述作日無倦容積以
歲年今始克就編不以微而遠者遂泯其實不
以顯而崇者輒暴其善用心之公溥也如是夫
古者以言名家則有集傳其別而敘之於史傳
者非發明乎學術之說則關繫乎世道之文也
不然君子無取焉則是伯修豈無意而爲之者
乎伯修方以政事嚮用所集名臣事畧及是書
皆將刊布天下天下之士得攬焉者孰不美國

朝文物之盛嘉伯修會萃之勤矣伯修名天爵
以國子高等生試貢入官力學善文多知遼金
故事亦有論著他書無所不閱予之敬交也故
題文類後元統三年三月三日太原王守誠書
案此元西湖書院刊本之最初印者每葉二十
行每行十九字小黑口目後有儒士葉森點對
六字卷中有玉蘭堂白文方印王履吉白文方
印健菴白文方印季振宜藏書朱文長印吾道
在滄洲朱文方印

元文類七十卷目錄三卷 明刊本

元蘇天爵編

王理序

王守誠跋

皇元風雅前集六卷後集六卷影寫元刊本

前集盱江梅谷傅習說卿采集後集儒學學正孫存吾如山編類奎章學士虞集伯生校選

詩之爲敎存乎性情苟無得於斯則其道謂之幾絕可也皇元近時作者迭起庶幾風雅之遺無愧騷選然而朝廷之制作或不盡傳於民閒山林之高風必不俯諧於流俗以詠歌爲樂者

固嘗病其不備見也淸江傳說卿行四方得時
賢詩甚多卷帙繁浩廬陵孫存吾略爲詮次凡
數百篇而求予爲之題辭予觀其編以靜修劉
夢吉先生爲之首自我朝觀之若劉公之高識
遠志人品英邁卓然不可企及冠冕斯文固爲
得之前後能賦之賢未易枚舉偶有未及非遺
之也若乃僕區區曹鄶之陋則在所不足錄云
至元二年歲在丙子八月辛巳邵菴道人虞集
伯生題辭

詩者斯人情性之所發自擊壤來有是矣然體

製隨世道升降音節因風土變遷以近代言唐詩不與宋詩同晚唐雖與盛唐匹我朝混一海宇方科舉未興時天下能言之士一寄其情性於詩雖曰家藏人誦而未有能集中州四裔文人才子之句彙爲一編以傳世行後者廬陵孫君存吾有意編類雕刻以爲一代成書其志亦可尙已吾嘗以爲中上之詩沉深渾厚不爲綺麗語南人詩尙興趣求工於景意間此固關乎風氣之殊而語其到處則不可以優劣分也編書者當以是求讀者亦以是觀則得之矣子其

徧歷風騷之國而搜訪焉庶乎是集可無遺憾若夫可否去取自有當今宗匠在至元二年丙子三月晦日盱江南總謝升孫子順父序

本堂今求名公詩篇隨得卽刊難以人品齒爵爲序四方吟壇多友幸勿責其錯綜之編倘有佳章毋惜附示庶無滄海遺珠之嘆云李氏建安書堂謹咨

唐音十五卷　明刊本

元楊士弘輯

襄城楊伯謙好唐人詩五言七言古詩律詩絕

句以盛唐中唐晚唐別之凡幾卷謂之唐音音也者聲之成文者也其用意之精深豈一日之積哉蓋其所錄必也有風雅之遺騷些之變漢魏以來樂府之盛其合作者則錄之不合乎此者雖多弗取是以若是其嚴也昔之選唐者非一家若伯謙之辯識度越尋常遠哉噫先王之德盛而樂作迹熄而詩亡係于世道之升降也風俗頹靡愈趨愈下則其聲文之成不得不隨之而然必有特起之才卓然之見不係于習俗之所同則君子尙之然亦鮮矣嗚呼唐虞三代

其盛矣乎元首股肱之歌見于唐書一遊一豫之嘆聞之夏諺其僅存者亦寥寥廓絕矣若夫十五國風大小雅周之盛蔑備矣則頌者多周公之所作也猗那之存太師傳焉駉駜之與魯人作之昔吾夫子之手筆也千載之言詩者孰不本于此哉則吾于伯謙唐音之錄安得不嘆夫知言之難也屢集序

夫詩莫盛於唐李杜文章冠絕萬世後之言詩者皆知李杜之爲宗也至如子美所尊許者則楊王盧駱所推重者則薛少保賀知章所讚詠

者則孟浩然王摩詰所友善者則高適岑參所稱道者則李太白登黃鶴樓獨推崔顥爲傑作游郎官湖復歎張謂之逸興擬古之詩則彷彿乎陳伯玉古之人不獨自專其美相與發明斯道者如是故其言皆足以沒世不忘也余自幼喜讀唐詩每慨嘆不得諸君子之全詩及觀諸家選本載盛唐詩者獨河岳英靈集然詳於五言略于七言至於律絕僅存一二極玄姚合所選止五言律百篇除王維祖詠亦皆中唐人詩至如中興間氣又玄才調等集雖皆唐人

所選然亦多主於晚唐矣王介甫百家選唐除高岑王孟數家之外亦皆晚唐人詩鼓吹以世次爲編於名家頗無遺漏其所錄之詩則又駁雜簡略他如洪容齋曾蒼山趙紫芝周伯弜陳德新諸選非惟所擇不精大抵多略於盛唐而詳於晚唐也後客章貢得劉愛山家諸唐初盛唐詩手自抄錄日夕涵泳於是審其音律之正變而擇其精粹分爲始音正音遺響總名曰唐音凡十五卷共詩一千三百四十一首始於乙亥成於甲申嗟夫詩之爲道非惟吟咏情性流

通精神而已其所以奏之郊廟歌之燕射求之音律知其世世道豈偶然也哉觀是編者幸恕其僭妄詳其所用心則自見矣至正四年八月朔日後學襄陽楊士弘謹誌

顧璘序嘉靖辛丑

古樂府十卷明刊本

元孫章左克明編次

漢武帝立樂府官采詩以四方之聲合八音之調用之甘泉圜丘此樂府之名所由始也歷世相承古樂廢缺雖修舉不常而日就泯沒博洽

推究師授莫明於是凡其諸樂舞之有曲與夫歌辭可以被之管絃者通其前後俱謂之樂府上追三代下逮六朝作者迭興倣效繼出雖世降不同而時變可攷紛紛沿襲古意略存或因意命題或學古敘事尚能原閨門袵席之遺而達於朝廷宗廟之上方三百篇之詩爲近而下視後世詞章留連光景者有間矣克明竊伏山林有志兹事見聞淺鮮終不克成數年以來兒強就緒採摭前人之餘意探求作者之異同按名分類刪繁舉要唐人祖述尚多非敢棄置蓋

世傳者眾弗顧於斯是編迺詞之古樂府故獨詳於古焉記曰凡樂樂其所自生愚之管見亦欲世之作者泝流窮原而不失其本旨云耳其爲卷也凡十而其爲類也八冠以古歌謠辭者貴其發乎自然也終以雜曲者著其漸流於新聲也嗚呼樂府之流傳也尚矣風化日移繁音日滋愚懼乎此聲之不作也故不自量度輒爲敘次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陳隋截然獨以爲宗雖獲罪世之君子無所逃焉至正丙戌長月幾望後學左克明謹書

洞霄詩集十四卷 元刊元印本 馬笏齋舊藏

元 本山道士孟宗寶集虛編

山中距舊都會僅 舍 多於
少於 讀書琴奕齋 棲岩間 觴
詠亦甚我家法然也一時寓公日客品題蓋
泉石亾恙流 鳴騶例 劣敝賦待
於二境營繕住持之事繁矣清虛恬退寧
見於 今尋工重 草將 龍靈以
傳之覽者庶幾愛屋及烏之意云大德十六年
十月日住山介 沈多福炷香謹

余聞畫史云拳石勺水無甚奇觀落意

或　造其妙往往意在筆外　足以勝之也千

岩萬壑三江五湖雄偉浩汗駭目動心其氣已

攝安得模寫盡乎維詩亦然天下名山以罕得

佳句最陋之地或以詩傳是已杭東南山

之勝莫如天目天目之勝未如大滌洞天自

唐宋迄今題詠不少醇疵相半　病余獨

謂不然讀大滌洞天詩當如閱泰山東海圖障

姑取其命意之難易勿責備焉可也孟君集虛

閒而是之因舊集刪定重刻之牧故爲序大德

六年十月大滌隱人錢唐　書

水以龍而靈山以仙而名然地亦有　重

者故先民嘗言物之興廢有時至天下勝處終

不可掩必有賢人君子爲之題品大滌自漢元

封爲投龍所而靈始著東晉後爲仙真所棲而

名始彰及唐人作爲歌詠至宋　諸公妙語

傑出三四百年間大篇短章交作於是五洞九

峰勝概燦陳　嗚之內而地視昔益重矣使

不會粹來編久或散失則居是山者將無憾乎

謹裒古今名章共十四卷而鋟諸梓大德六年

十月日住山介石沈多福炷香謹序

洞霄舊名天柱觀武肅錢王記所載三泉合派

雙石開扉藥圃新池古壇書閣古有題品足為

耿光者惜今無傳宋紹定間住山沖妙龔先生

與道士王思明裒類大滌留題刻板行世咸淳

甲戌化為刼灰今大德壬寅且三十年廢弗舉

名勝入山咸謂缺典恨之宗寶以介石祖沈公

命取舊集洎家藏詩與本山葉君枚心鄧君暇

日討論删定唐宋賢及今名公題詠命工重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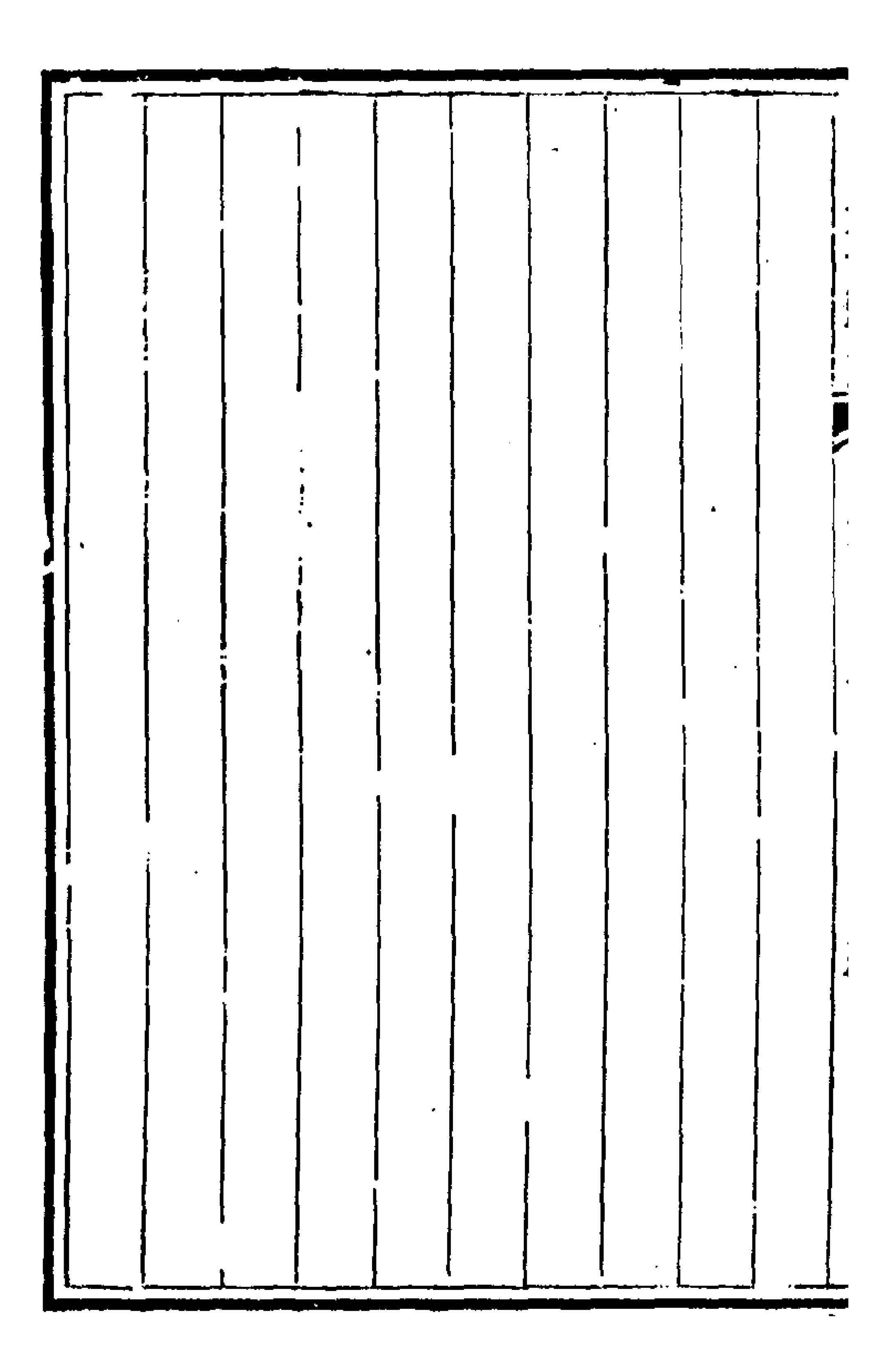
與好事者共之非獨為山中淸事亦足繼前人

志也時大德六年十月山中道士孟宗寶集虛謹書卷後

學經室外集曰洞霄詩集十四卷宋道士孟宗寶撰宗寶字集虛嘗築室於苕溪之上曰集虛書院爲詩文咸有法度煉元養素居九瑣山中三年積書至數千卷與鄧牧相友善牧爲洞霄宮圖志曾載其人攷今道藏中大滌洞天記有至元三年吳全節序云道士孟集虛出所編洞霄圖記山川之奇秀巖洞之深杳宮宇之沿革人物之挺特昔耳目之未及者今一覽無遺是

編行乎世集虛於玆山之功亦懋矣大滌洞天記者卽今洞霄圖志也宦本鄧牧著而序以爲孟宗寶者疑當日兩書本合行耳是本明有高以謨刊近亦不可得見此從舊鈔過錄中有裝缺處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十八行每行二十字卷中有馬玉堂印白文方印笏齋朱文方印馬笏齋藏書記朱文長印扶風書隱生白文方印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十七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總集類六

玉山名勝集二卷　舊抄本　馬笏齋舊藏

元玉峯顧瑛仲瑛編次　前有張翥寄題玉山詩一首

中吳多晏游之勝而顧君仲瑛之玉山佳處其一也顧氏自闢彊以來好治園池而仲瑛又以能詩好禮樂與四方賢士大夫游其涼臺燠館

華軒美榭卉木秀而雲日幽皆足以發人之才趣故其大篇小章曰文曰詩間見層出而凡氣序之推遷品彙之回薄陰晴晦明之變幻叵測悉牢籠摹狀于賡倡迭和之頃雖復體製不同風格異致然皆如文繪貝錦各出機杼無不絕麗瑩縟酷令人愛仲瑛既會萃成卷名曰玉山名勝集復屬予爲之序夫世之有力者孰不眷情山水間然好事者於昔人別墅獨喜稱王氏之輞川杜氏之樊川豈非以當時物象見于倡酬者歷歷在人耳目乎然輞川賓客獨稱裴迪

而樊上翁則不過時召密暱往游而已今仲瑛
以世族貴介雅有器局不屑仕進而力之所及
獨喜與賢士大夫訢其驩而其操觚弄翰觴詠
于此視樊上翁蓋不多讓而賓客倡酬之盛較
之輞川或者過之嗟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
昔使異日玉山之勝與輞川别墅並存于文字
間則斯集也詎可少哉是不可以無序于是乎
書至正十年四月既望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
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溍序
崑山之世族居界溪者曰顧氏顧氏之有才諝

者曰仲瑛即所居之偏闢地以爲園池園之中爲堂爲舍爲樓爲齋爲舫敞之而爲軒結之而爲巢葺之而爲亭植以佳木善草被之芙蕖菱芡鬱焉而陰煥焉而明闃焉而深一日之間不可以偏賞而所謂玉山草堂又其勝處也良辰美景士友羣集四方之來與朝士之能爲文辭者凡過蘇必之焉之則歡意濃浹隨興所至羅樽俎陳硯席列坐而賦分題布韻無間賓主仙翁釋子亦往往而在歌行比興長短雜體靡所不有于是裒而第之彙成一帙題之曰草堂名

勝凡當時之名卿賢士所爲記序贊引等篇皆以類附焉間嘗取而讀之高者跌宕夷曠上追古人下者亦不失清麗灑脫遠去流俗琅琅炳炳無不可愛可亦盛矣予幼時讀晉蘭亭唐桃花園序謂皆一時勝集恣千載而下無復能繼及究觀蘭亭作者率寥寥數語罕可稱誦向非王右軍一序則此會幾泯滅無聞若桃花園之宴則又不知當時能賦者幾人罰金谷酒數者幾人其泯沒尤甚獨賴李謫仙一序可見耳豈若草堂之會會有其人人有其詩而詩皆可誦

邪葢仲瑛以衣冠詩禮之冑好尙淸雅識度宕
逹所交多一時名勝故其盛如此吾故謂使是
集與蘭亭桃花園並傳天壤閒則後之覽者安
知其不曰彼不我若耶至正十一年歲在辛卯
二月既望元統癸酉第一甲進士及第湘東李
祁序
案卷中有休陽汪氏裘抒樓藏書印朱文方印
馬玉堂印回文方印笏齋朱文方印
玉山草堂雅集十六卷宋賓王手抄本
元玉山顧瑛類編

崑山顧仲瑛裒其所嘗與游者往還唱和及襍

賦之詩悉錄諸梓編帙既成求予一言以引諸

首予來吳見吳之大姓家交於人者往往市道

耳勢要耳聲色貨利耳不好聲色而好雜流者

鮮矣矧好儒流乎不好儒流而好書數者鮮矣

矧好文墨章句爲不朽之事乎仲瑛嗜好既異

故其取友亦異其首內交於予也築亭曰某亭

以尊予之所學也設榻曰某榻以殊予之所止

也予何修而得此哉葢仲瑛之慕義好賢將以

示始於予而海內之士有賢於予者至矣故其

取友日益衆討文墨所聚日益多此草堂雅集之出於家而布於外也集自予而次凡七十餘家詩凡二千餘首其工拙淺深自有定品觀者有不待予之評裁也其或護短憑愚恃以多上人者仲瑛自家權度又輙能是非而去取之此集之所次具其可觀者焉覽之者無論其人之貴賤稚宿及老釋之異門總其條貫若金石之相宜也鹽梅之相濟也蓋必有得於雅集者矣得於雅集則亦有得其爲人者焉仲瑛讀書之室曰玉山草堂故集以之名其自著有玉山璞

稿玉山縈府行於時云至正九年五月十有二
日諸曁楊維楨序
宋氏手跋曰古昆山爲壯哉縣宋嘉定間割東
南鄉別立縣官治名之曰嘉定記建始之年也
前明弘治間又割昆常嘉地建太倉州然並隸
蘇府譬諸譜諜猶兄弟行也雍正歲丙午陞州
爲直隸分嘉定崇明來屬眉山譜族所謂漸至
如涂人者州之於玉山是也兹鄉先賢雅集雖
經汲古刊板今皆散佚且毛氏所刊之書多譌
雜以馮准向昭蓮涇王先生云此集首柯敬仲

九思余得石門抄本首陳基者其一十三卷中闕三六九等卷因其格行委窄繕寫不恭置而未補今年春桐鄉金元功得洞庭翁氏本亦首陳基者借之較對以補石門之闕暇則併抄之夏初入郡謁王蓮涇先生求假其所藏本觀之凡一十六卷其第一有前後卷實一十七卷七十九人詩篇二千四百一十有七較初補脫桐九思陳旅李孝先東氏昆季徐達左繆岩湯成僧自恢九人時寓桃花塢較梅宛陵胡仲子諸集事暇因檢九人詩寄歸補闕謂得其全及歸

翻閱玉藏與翁本乃人同詩異再閱鐵崖先生所爲序云茲集自予而次人凡五十餘家詩凡七百餘首於人詩不符外又疑鐵崖詩冠首豈祇作序耶遂目錄而兩存之俟眞本定焉余三補茲集以鄉先賢雅集恐漸失眞傳亟錄以識

丙午立秋後十日古東倉宋賓王識

草堂雅集十三卷　校元刊本

元昆山顧瑛類編

楊維楨序

玉山遺什一卷玉山倡和一卷　明抄本　席玉照舊藏

不著編輯者名氏

玉山紀遊一卷 舊抄本

元袁華編

大雅集八卷 舊抄本

元天台賴良善卿編

錢鼒序 至正壬寅

賴良序

楊維楨序 至正辛丑

王逢序

大雅集八卷 舊抄本 曹楝亭舊藏

元天台賴良善卿編會稽楊維楨廉夫評點

古者天子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蓋將以採民之休戚以知王政之得失此周人所以不能已於采詩之官也故觀民風而必采詩以陳者民之情因言以宣猶物因風之動以有聲也則詩志之所存情之所感而言之所從以出者乎但上之化下也有淑慝之分則下之報上也有美刺之別然發乎情止乎禮義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雖刺也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詩人忠厚之至也然則周人所以

采之者不以其出於情之眞乎由是知古之人以情爲詩而其言莫不麗以則後之人則以詩爲情而言不出於情有矣況麗而有不則者哉古之詩多出於民之心後之詩多出於士之筆雅頌之作固能之而風或不之及葢心匪鬱伊而寫其幽思者非情之眞也惟中心感發者然後口以吟咏其性情耳故後世雖有采詩者實難其人焉然有慷慨以鼓其氣磊落以騁其才若杜少陵輩則不能無風雅之作耳若此者雖微采詩之官識者能采之矣天台賴先生善卿

以三十年之勞不憚觸風濤犯雨雪冒炎暑以采江南北詩人之詩其采也公矣情深而不詭則采之風淸而不雜則采之事信而不誕則采之義直而不回則采之體約而不蕪則采之詞麗而不淫則采之而求始有不關於世敎者呼亦勤矣哉非其學博而守約得詩人之眞趣者不能造斯域也會稽楊鐵厓先生評而序之名曰大雅集而友人盧仲莊氏手爲之鋟梓既板行學者莫不購之以爲軌式焉他日有采詩之官者出其必將求諸鄉之所采以進於上矣於

是乎序時至正壬寅春吳興錢鼒在雲間之水南北寫

昭明文選初集至一千餘卷後去取不能十之一今所存者三十卷耳三十卷中尚有可汰者選之難精也如此艮選詩至二千餘首鐵厓先生所留者僅存三百古人以詩名世或一聯一句不爲少也而有擅長雄作則大篇長什又不厭其多也故今所刊者或一人一詩或一人數十詩蓋不以多寡較也天台賴艮

客有賴艮氏來謁予七者寮致其請曰昔山谷

老人在州歎曰安得一奇士有力者盡刻杜公東西川及夔州詩使大雅之音復盈三巴之耳有楊生素者任之刻石作堂因以大雅名之先生鐵厓詩雖已徧傳海內而兵變後諸作人未識之者有之識其詩付有力刻之亦使大雅之音盈于三吳之耳不亦可乎余曰東南詩人隱而未白者不少也吾詩不必傳請傳隱而未白者於是去游吳越間采諸詩於未傳者得凡若干人詩凡若干首將梓以行來徵集名吁艮亦奇士哉偉其志而爲之出力以鋟者則淞士夫

謝履齋氏余因以山谷語名之曰大雅集蓋艮以待我而我以待諸公庶入是集者皆可以續杜之後而或有歉焉者不入也艮曰然書其集爲敘時至正辛丑立秋日丙午鐵厓道人楊維楨書

天台賴善卿客授雲間課講暇嘗裒元之詩鳴者凡若干人篇什凡若干首類爲八卷名曰大雅集會稽鐵厓楊公首敘且鋟以傳會兵變止今年善卿擬畢初志適有好義之士協成厥美詣余徵敘後余謂詩具一經詩亾春秋作噫詩

矣以侍雅以耳楚騷漢賦迨蘇李五言沿至唐近體皆古詩之變試觀唐數百名家譬之宗廟器大而鐘鼎琴瑟小而籩豆爵罍錯而章秩而有文要各備材用而不可一少焉道學于宋刑學于金其間鳴于詩者務亦出自機杼近代自虞文靖公近體詩行天下靡然爭效競襲恐後弊甚一律于背較之唐遠矣夫采珠者極桂海采玉者窮冰天善鄉不私已而汲汲以詩是采猶冰天桂海是窮則春谷絕作窈渺短詠不但得照乘連城而已將宗廟之器若錯而章秩而

文也詩運環復大雅之音于是乎在義士雲間人陸德昭氏俞伯剛氏善卿名艮宋名臣諱好古脩世業儒云席帽山人王逢敘

選詩八卷選詩補遺二卷續編四卷　明刊本

元上虞劉履補註

王大化序　嘉靖四年

胡纘序　嘉靖丙戌

中州啟劄四卷　元刊本

元央名遺編　四庫全書存目所載係從永樂大典錄出者此則原本也

古者搴咫尺書所以達萬里之心也故書謂之簡簡謂之畢初非擢文貢佞之具觀先秦答燕上秦二書西漢賜南粵一書明白惻至洞見肺腑要是去古未遠風氣使然是時豈有作書之法哉逮及前翟猶能倣倣古意上貽書於下下獻書於上非言古今理亂之故治道翕張之機則相與切切然圖當時之務不専以須也朋友尺牘之酬酢必　義理修齊是究以至親戚音問之交往直述父兄安好冠昏喪祭等事無綺語無泛辭也流俗日靡士大夫從事書札扶疎

茂好以爲巧裁襞翦織以爲工高者自謂陳言之務去卑者直欲盡平生之詔以希分寸之進昔止稱啟上者輒再拜昔止稱再拜者輒百拜繁文縟節未易毛舉於是書不復古矣噫昌黎分上宰相三書猶不免好議論者責備況其他乎江西省檢校掾史吳君仁卿裒中州諸老往復書尺類爲一編凡若干卷輟己俸鋟梓徵余言余曩叨寮翰苑於玉堂制草中獲覩諸老所作每起而曰此穀粟布帛之文也豈後進所可窺其藩若今仁卿所編則未之見一旦盡得而

讀之體製簡古文詞渾成其上下議論萃於政
教彝倫有關五雲體何足言哉當諸公作書時
不過抒吾情達吾意豈計其文之傳後而後之
觀者加見諫議面於數十載之下風流篤厚典
刑具存矯世俗之浮華追古風於邈遠然則仁
卿此編豈曰小補仁卿名宏道金臺蒲陰人也
歲在大德辛丑四月朔承事郎江西等處儒學
副提舉許善勝序

中州啟劄四卷 舊抄本

元吳宏道編

黃氏手跋曰郡城故家李鑑明古遺書殘鱗片甲約有百餘種其可取者三四十册而已至宋元舊刻無可爲拔沙之揀唯此中州啟劄尚屬元刻檢錢詹元史藝文志總集類云吳宏道中州啟牘四卷與此正合雖鈔補而仍缺失取其希有故存之不復分與訒菴矣乙亥二月十四日復翁

荊南倡和集一卷 舊抄本 拜經樓舊藏

元周砥與馬治唱和詩

向予客荊溪岳氏家而梁溪徐元度延予於溪

上梁溪非有高山深林若荆溪之玄邃也然其人士之美不減荆溪故兩地數相往來吳人周履道讀書積學久矣其館授亦每每與予相近大篇短章其所以示予者顧已駭人令人畏服別去六七年乃復相會於吳自罹變故以來心目皆耗坐語久猶未識爲履道也以小帙示予讀之始猶未以爲奇絕玩味朗誦愈讀愈奇其優柔含蓄非自其性情與道脗契蓋不能若是也視昔所見迥絕不相似近知履道更亂離與其友馬孝常客荆溪荆溪之谷崖泉石深之爲

洞窟聳之爲岩巒幽之爲深林敞之爲人烟聚落二子者窮幽極邃一草一木蓋無不入於其所賦詠者柳子厚久居夷不辱世用於是極山水之勝發爲文章其名遂與山水相久遠今二君身遭百罹顧能登眺游覽氣志不少挫抑長歌短吟鏗金擊石二子者謂非奇絕之士可乎顧予老矣不得與二君游從讀其詩徒使人傾企瞻望云耳遂昌鄭元祐序

前年予歸養親始寓荊南山中荊南者地志云義興俗勁直有荊楚之風故水名荊溪溪之南

曰荆南非江漢之間所謂荆南者也常之屬邑四而義興山獨多凡山之孽峰族出者惟荆南爲然義興故僻左而荆南延亘且百里予所寓者距州郭七十里四方賓客以事來義興者多止州郭遻去以故荆南雖有佳山水谷巖潭洞之勝多不知使知之亦不暇游也予雖以邑人久寓於兹而亦未極搜覽去年春履道自吳門來與予俱主周氏家周氏好學有賢行得客子二人乃大喜爲屋澗東西以館之置茶具酒杯屬其子弟從之游葢今二年之間亦稍稍事搜

覽天高氣清開相與登銅棺窺玉潭詠頤山晚晴送具區之洪波招天目之遠雲而吳興桐川諸山若奔走來會可嘉者始告向者欲游觀之勝也閒居讀書念親舊離別與夫風泉月林之閒載嘯歌商今古較人事弔吳封禪遺跡思孝侯折節從學之勇不可復見與夫杜牧之之風流蘇長公之英靈則復感歎悲咤喑噫不已予與履道意思皆然因合前後所作爲荆南倡和詩若干篇嗟夫予二人者交舊矣向年與履道居吳門或居無錫其相從之好有之而聚散

恒倏忽然非有如今日之久也更倡迭和非有如今日之多也惟其流離不偶亦豈有如今日之甚也哉蓋前五六年民物尚富康士往來東西州者衆故於登覽不能專宜其於山水之勝反有畧而弗顧者今予與履道徒以流連至此遭時屯阨不能羽翼以飛殆所謂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匪鶉匪鳶翰飛戾天愨士至於此乃得以一丘一壑盡心焉由此觀之則人之有憂患孤苦者未可以爲不幸也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疢疾詩亦然又況重於詩者乎

異時年邁志衰皤然兩翁復相遇於山巓水涯開卷一笑則猶藉此以識憂患窮愁之歲月云
前年至正十三年也十五年秋七月馬治序
荆南倡和詩錄爲兩卷一留孝常許一以自藏
砥與孝常非直嗜詩者也顧有所感於中而形于言爾非敢有意以示人也心之所感情之所發有不能自已者故不自知其言之多也見其言之多而遂以爲耽於詩者非也蓋吾二人之詩非欲深勞苦以得之見山而心樂焉則欲養其德也觀水而志達焉則欲果其行也登高而

見白雲之英英則思吾親之在遠也與山僧野

老往來以游則亦未絕於朋從也居窮約無怨

尤之辭則知安乎命分之故也是皆有感於中

而形于言爾謂非爲學之道乎雖然荆南山水

豈以吾二人而著耶天下名山水多矣其峯巒

洞谷豈盡勝荆南哉彼或當四方之要衝遇賢

達之遊詠則名著于無窮矣荆南旣僻左寡賢

達之遇則其名之不著也固宜然則居左而名

不著豈特山水也哉豈特山水也哉句吳周砥

序

高啟後序

徐賁題洪武丁巳

李應楨跋成化戊子

張弼跋成化己丑

吳氏手跋曰荊南唱和集一卷元明之交極爲鄭明德高青邱徐幼文諸公所稱賞傳本絕少予從繩君以文知不足齋借得猶明初刊本因亟傳錄其副並采摭紀傳爲附錄係卷末予生平最愛荊南山水之勝往來數十年行篋未嘗一日無此書今老矣足不能出戶每一展覽慨

想前輩之風流邈不可追并念與荆南朋好不
昔唱酬文酒之寄不禁閣筆憮然也嘉慶壬申
季冬海寗八十老人吳騫跋

元音十二卷 舊抄本

明孫原理撰

曾用藏序

二妙詩集十三卷 舊抄本

明王沂王佑撰 凡子與詩集八卷子啟詩集
五卷子與詩集既文達外集著子錄子啟詩集
文達所未見也前有沂行狀梁潛撰墓誌楊士奇撰墓

表 胡廣撰 神道碑 黃淮撰 王沂傳 鄒緝撰 王佑傳 楊士奇撰

梁潛序 永樂四年

蕭鵬舉跋

胡行簡徵士詩集序

烏斯舉徵士詩集序 洪武十年

彭鏞徵士詩集序 洪武丁巳

雅頌正音五卷 明洪武刊本 吳枚菴舊藏

明 鄱陽劉仔肩輯

宋濂序 洪武

黃氏手跋曰劉仔肩雅頌正音五卷家俞邰明

史藝文志有其目然世不多有此刻信屬明初

舊本楷墨閒猶饒元刻氣息細玩卷末碑牌知

此爲前集而所有後集今將編類則成否未可

卜故志藝文者不聞更有後集也金陵王舉直

係書坊籍貫姓氏今金陵多書坊且多刻工但

剞劂不精坊間亦無好事如舉直者于此可以

觀世變矣是冊出吳枚菴家余以一番錢得之

稍有破損兼爲字紙襯其腹因命工重裝以舊

紙補綴之工料費又加一番錢愛明刻書如此

余不當自笑其愚邪甲子二月清明前五日遺

問蕘翁書

案卷末有王舉直蓋白木記

元詩體要十四卷 舊抄本

明餘姚宋緒編

鄧林序 宣德八年

遼藩序 正德己卯

滄海遺珠四卷 舊抄本

明沐某選

楊士奇序 正統元年

皇明文衡九十八卷 明刊本 顧起元舊藏

明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自序

張鵬跋正德五年

葉氏手跋曰程篁墩上承伊川之教功攻括屑

山竊謂梪公復九世之讎也愚竊非之大道之

傳無人不被宣聖之緒言豈必區區有宋一二

人哉此其見之不廣也文衡一書取材亦專以

道學爲宗旨於有明他選固自出羣若較以漢

唐以來諸選家則瞠乎其後矣蓋拘於道學而

於經天緯地之義未有以及之也近來文運聿

興讀書頌詩之士而有兼之改易時義一歸于
古今有用之學幾年之後風成俗易道學之牽
制于人嘗必大爲更張之而使天下曉然知宣
聖之教人可以傳也此書向屬以友朱又安所
藏以後余得售之云康熙三年正月雨窻道穀
記

新安文獻志一百卷事略二卷　明刊本

明程敏政編

自序

王宗植跋　宏治十年

魏文紀十八卷蜀文紀二卷吳文紀四卷　明刊本

明江東梅鼎祚纂輯

李右讜序　崇禎乙亥

吳都文粹續集五十六卷補遺二卷　舊抄本　王蓮涇舊藏

明長洲錢穀叔寶集

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　舊抄本　孔氏玉虹樓舊藏

國朝餘姚黃宗羲編輯

文案序上下篇